

# 威尼斯的冬天

〔法国〕罗 布 莱 斯 著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IS65-4

193

1

# 威尼斯的冬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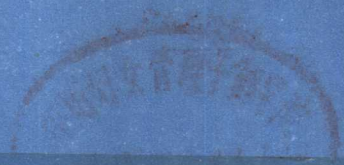
〔法国〕罗布莱斯 著

郭安定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042128



女子学院 0061825

Emmanuel Roblès  
Venise en hiver  
ÉDITIONS DU SEUIL, 1981.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威尼斯的冬天  
Weinisi De Dongtian

---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5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8 $\frac{5}{16}$  插页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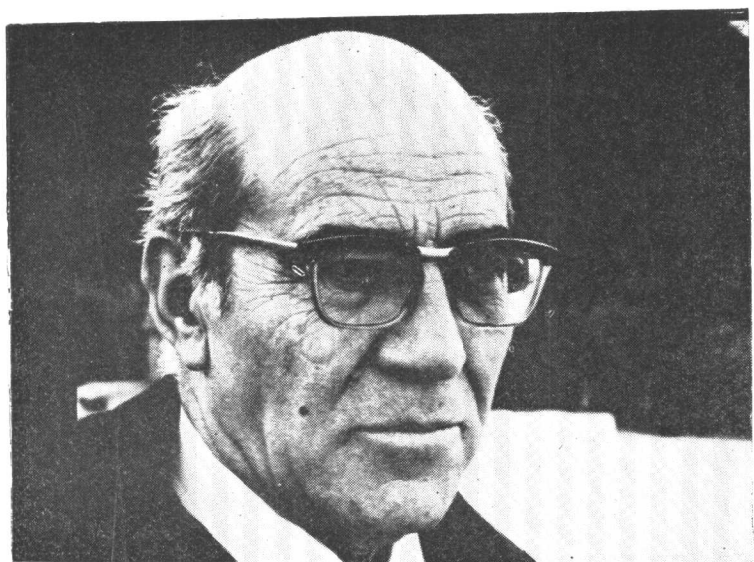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040

---

ISBN 7-5015-0002-3/I·3

书号10208·273 定价1.95元



作者像



## 前 言

《威尼斯的冬天》的作者埃马纽埃尔·罗布莱斯，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。父亲是泥瓦匠，在儿子出生前三个月因患斑疹伤寒去世。小埃马纽埃尔由原籍西班牙的祖母和做洗衣妇的母亲抚养成人，生活极为清苦，然而祖国与母亲的挚爱与抚育，永远铭刻在作家的心中。

这是一个多种族的殖民地：阿拉伯人、犹太人、法国人、马尔他人、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，都杂居在一起。种族间的仇视，社会上的不平等以及殖民主义剥削造成的种种弊端，给罗布莱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这是一个孤儿寡母的世界。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，使年轻的罗布莱斯变成坚定的和平主义者；直到法西斯横行欧洲，给全世界造成严重威胁，才动摇了他和平主义的信念。

年轻的罗布莱斯渴望了解世界。二十岁上，他参加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。一九三四年八月途经柏林。这时，希特勒已经上台。罗布莱斯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。不久，大战果然爆发了；罗布莱斯驰骋战场达六年之久；其间，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，他作为战地

记者，参加了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许多战役。

青年罗布莱斯积极投入到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的社会活动中去。西班牙的内战，佛朗哥的得逞，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有西班牙血统的年轻人。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在他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痛苦。

这一时期的经历使他写出第一批作品，如描写一九三五年阿尔及尔工人大罢工的小说《行动》、以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为题材的《面对死神》、以意大利的战争和抵抗运动为背景的《维苏威火山》和《意大利之春》。

一位评论家指出：“罗布莱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：他们的创作植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里，从现实中吸取养分。”

从罗布莱斯的全部创作，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脉搏。在他笔下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；他揭露这一社会的种种弊端与混乱，表现出为正义与光明而斗争的坚强意志。罗布莱斯密切关注当代世界的动向。他周游列国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对为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人民，表现了始终不渝的同情与支持。他的名剧《蒙塞拉》表现了玻里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。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绘，作者无情地鞭笞法西斯的统治，告诉人们当今西方文明中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弊端；这些弊端与当初西班牙殖民统治比起来，其野蛮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蒙塞拉》于一九四八年首演于巴黎，后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，至今声誉不衰。在我国，一九八〇年及一九八一年，此剧曾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。

一九四八年罗布莱斯还创作了《城里的高地》。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阿尔及尔城里一个年轻的阿拉伯工人。小说的可贵之处是，远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前七、八年，作者就讴歌了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。

《威尼斯的冬天》出版于一九八一年。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，作者描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爱情故事。景色美妙的威尼斯不是伊甸园，爱情也绝非一首田园诗。它充满眼泪、苦痛与磨难；男主人公甚至几乎送命。以爱情故事为线索，《威尼斯的冬天》展示了一幅当代西方社会的风情画卷。要想具体了解当今意大利（以及整个西欧）的社会生活，此书值得一读。也许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认识作用之所在吧。当代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·图尼埃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：“狂躁而足智多谋，有悲剧色彩又滑稽荒唐，今日的意大利尽在这本书中，它以热血灌溉了这座娥菲丽娅<sup>①</sup>之城，使我们发现了当今居民的真面貌。他们神秘、可怜而又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。腐臭的水正慢慢地包围、吞噬着他们……”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。

罗布莱斯于一九七三年被选为享有盛誉的龚古尔学院院士。纵览其全部作品，共有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二十册及剧作十二部。小说的代表作除上面提到的《城里的高地》、《威尼斯的冬天》、《维苏威火山》（1961）外，还应提到

---

<sup>①</sup> 娥菲丽娅，《哈姆莱特》剧中人。

《汽笛》(1977) 和已经译成中文的《这就叫做黎明》(1952)。剧作中,除为作者赢得世界声誉的《蒙塞拉》外,最著名的还有:《为造反者申辩》(一九六六年在比利时由皇家花园剧院演出)、《真理已死》(一九五二年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)、《自由的海》(1965)和《窗户》。

译 者





威尼斯鸟瞰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艾莲娜 .....  | 7   |
| 第二章 拉斯奈尔 ..... | 55  |
| 第三章 安德烈 .....  | 112 |
| 第四章 自由桥 .....  | 188 |

## 第一章 艾莲娜

马可·波罗机场。艾莲娜走下飞机，还没跨出检查口，就一眼认出大厅里正紧张地向这边张望的姨妈玛特。玛特站在玻璃隔墙后面，身材还是那么苗条，神态还是那么优雅。谁能看出这位容光焕发、充满活力的女人，竟有五十五岁了呢？她的眼光在陆续走出来的旅客中间搜寻着。一发现艾莲娜，马上朝外甥女做了个短促的手势，招呼里充满了旁人难以觉察的同情与厚爱。艾莲娜从巴黎上了飞机，一路上心神不宁，好象整个世界都在追赶她，都在反对她的出走。姨妈远远的微笑，顿时给了她极大的安慰。此时此刻，人类所能做出的任何其他表情，对她来说，都比不上姨妈这莞尔一笑。尽管内心的平衡仍然非常脆弱，她总算平静了下来。上星期的刺激过后，她一直心乱如麻。种种古怪的念头一齐向她袭来，使她进退维谷，简直就象没有了活路一般。在极度慌乱之中，一天夜里，她给姨妈打了个电话。玛特没听完，对那件事也未加评论，就催她马上离开巴黎，到威尼斯来，并且再三强调：到远处散散心非常必要；否则，象

她这种情况，一个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姨妈不容置疑的话语说服了她，她终于下了决心。

等待行李的时候，玛特站在外甥女身旁。关于安德烈·麦莱斯特和他的妻子伊沃娜，她只字不提，好象外甥女在电话里已经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了。她似乎想拉住外甥女的手，可是汽油味侵入了大厅，她感到怪不舒服，便顾不得外甥女的手，赶紧掏出手帕堵在鼻子上。说真的，她非常疼爱妹妹的这个女儿，也明白这个姑娘在生活里一起步就走错了路。她偷偷地观察艾莲娜的面容，上面布满了困乏与悲戚的痕迹，她禁不住因怜悯而难过起来。从这些痕迹上看，这个年轻女子内心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够愈合的。

两位妇女叫了辆出租汽车，到离圣马可教堂码头不远的罗马广场。坐到车里，艾莲娜才想起来，还没有顾得上问问姨父卡尔洛的情况呢。

“他吗？挺好。等着你来呢……我是说，今天晚上，他从俱乐部回来，你就能见到了。”

玛特的个子并不高，却长得非常匀称。在她那牧羊姑娘般白皙的面庞上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那双水灵灵的蓝眼睛；不过，眼角略微有些向上翘；当她眯起眼睛的时候，面部就添了一种奇怪的滑稽相。艾莲娜也长着一双同样的眼睛。

下了汽车，两个人一人提着一个手提箱，急忙上了公共汽艇。汽艇在大运河上驶行，两岸的房舍在艾莲娜眼前掠

过。这是她第一次观赏威尼斯的冬景。以前都是在六月份或者九月份来的。空气里含着浓重的湿气，直往人脸上沾，还发散着一股海水的气味。安德烈好几次说要带她来威尼斯度假，可总是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。不过，艾莲娜并没有因为多心而感到不快。

快到里亚尔多大厦的时候，迎面驶来一条满载水泥的驳船，舵轮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油布衣的男子，扭过头来向艾莲娜张望。两船交错的霎时间，艾莲娜觉得那不是别人，而是安德烈在死死地盯着她。她浑身发冷，赶紧把雨衣的领子扶起来。她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男人的目光竟惹得她心绪如此波动。看来，到了远方，她更加意识到：两年来，在巴黎，日子过得有多么荒唐！

卡尔洛·利奇和他的妻子玛特住在大运河右岸，离圣保罗广场不远，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。房子相当古旧；他们的套房在三层楼上，挺宽敞的，就是设备不够好。房子的底层住着一对夫妇，男的是泥瓦匠，女的叫阿玛利雅，帮人家做家务，每天上午都到楼上利奇家干活。这个女人活泼而勤快，表情常带着嘲讽的神色。她热情迎接艾莲娜，使客人一进门就感到温暖。接着她又把艾莲娜领到一间已经布置停当的房间里。房里陈设简朴，没有卫生间；要洗澡还得穿过利奇夫妇的卧室，到另一头的浴室去。为了弥补这一不便，给客人准备了一套老式的盥洗用具，有脸盆、水罐、水桶等等。

这时，玛特开口了：“很不象样子，请多多包涵。不过，我觉得，要想好好休息一下，这里比住旅馆强。”她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卡尔洛和我该下决心了：这间房得改建改建，安装现代化设备。可是，他又总说想搬家……”

艾莲娜听了，连声道谢，一再请姨妈放心，说她毫不在乎这些，还说过几天再看到底该怎么办。说着，就动手打开箱子，准备住下。她关上门，独自一人待在房中。周围的寂静给了她一种短暂的安全感；她仿佛置身于现实之外，与过去一刀两断，得到了完全的解脱。然而，就在昨天，安德烈还给她打电话，说一定要见她一面，解释自己的心情，把问题弄清楚；还希望她能谅解。她也答应周末与他会面，地点在圣米歇尔街口的一家咖啡馆里。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厌倦，还因为怕安德烈打听到她已经买了飞机票，第二天就要离开巴黎到威尼斯去。要不是多了这么个心眼儿，安德烈说不定会赶到机场，纠缠不清，说他怎么也离不开她，反正是不会放她走的。闹了那么一场，过后他倒象个没事的人似的；可对她艾莲娜来说，那是一场较量，结果就是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倾覆。

浴室里，一只小虫子落在洗脸池上方镜子的旁边；灯光和艾莲娜的走动丝毫没有使它不安。它长着长长的八字形腿，躯干倾斜着，腹部上翘，喙部几乎碰到墙面，两只薄翅一动也不动。艾莲娜抄起毛巾，狠狠地砸过去，打死了虫子。她的动作那么猛烈，带着那么大的怒气，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。虫子还没死，它的腿还在不停地抖动呢。艾莲娜把它

从墙上摘下来，扔进马桶，用力一拉水箱。——抬头，看见墙上有个小血点，便走过去擦掉，心里禁不住一阵恶心。她暗自思忖：跟安德烈……我难道怀孕了？没有，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。她走到淋浴喷头下面，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，似乎水流得越猛，冲得越急，就越能把担心与恐惧冲刷干净。

洗完澡走向房间，她向窗外望了一眼。灰蒙蒙的云朵杂乱地堆积着；云堆后面，太阳该是落在地平线上了。才五点钟，可是已到黄昏；微弱的光线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朵铁锈色的大花。

她躺在床上，点着一支烟，目光落到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上。画面表现的是十八世纪威尼斯狂欢节的场景：一个少妇头戴俏皮的三角小帽，黑纱巾从头上垂下来，遮住面颊的两侧，一直披到双肩上。她穿着一条下口呈花冠形的长裙，戴着白色的面具。在嘴巴处，面具上留了个大大的窟窿。这个女人正注视着一个戴黑色面具的男子。男子的面具狭长，下端形成一个尖角，略向下弯，从侧面看去，活象一只大鸟。他披着宽大的斗篷，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，好象示意少妇不要吱声，要严守秘密。借着床头灯的光线，艾莲娜审视画面。尽管找不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，她还是体味出那么一种悲剧的情调。两个人物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；画面上阴影的变幻，更给人一种印象，似乎这一男一女串通一气，要干一桩危险的勾当；要不就是有个什么谜，降临在两人中间，需要对质。否则，那妇人的脸为什么突然阴沉起来，变得那么难看、那么吓人，好象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

了似的。

“吃饭啦!”玛特一声招呼,把艾莲娜吓了一跳。她穿上连衣裙,走到镜子前整了整头发,又多停了一会儿端详端详自己那深陷下去的眼睛。“唉,真跟疯子的眼睛没有两样!”她顾影自怜地自言自语。说实话,她真不情愿去吃晚饭。可是姨父从俱乐部回来了,至少得去见见面啊。

一边吃饭,一边聊天。卡尔洛忧心忡忡地说:“你来到我们亲爱的意大利,赶得巧,正赶上旺季,凶杀和犯罪的旺季。平均一星期有三次谋杀,用手枪还是用炸弹都算在内。”

卡尔洛长得又高又瘦,面颊上有两条非常显眼的竖纹,头发又粗又硬,眼皮干巴巴的,看上去象纸做的一样。对人类的种种过失,他都要痛加抨击,毫不留情。这种场合,他一举一动都象是个古代宗教裁判所的法官;当他点着叫做“椅子腿”的雪茄,脑袋往后一仰,伸出胳膊在空中划个圆圈,把烟送到唇边的时候,就更显得铁面无私了。三十五年前,他在都灵一家银行的分行担任代理人期间,结识了玛特。婚后生了一个儿子,儿子已经长大,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,当一家汽车公司的代表。老两口不吵不闹,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平淡。只是到了八月份,天气太热,也是由于旅游者来得多,太喧闹的缘故,两口子才到多罗米特的山里去避暑。可是,远离了他的俱乐部,卡尔洛又感到无所事事,闲得发慌。

劈柴在壁炉里劈啪作响。炉台上立着一面古色古香的



镜子；玻璃是著名的穆拉诺的产品，镜框上刻着华柱型装饰。壁炉里抖动的火苗，映在银制餐具和水晶作料瓶上，一闪一闪的。

可能是出于谨慎，卡尔洛避免提及促使艾莲娜出走的任何情况。当然，也可以作这样的设想：对这件事，他根本就不感兴趣。

“同样的暴力行为，别处也有嘛！”玛特接上来说，“这是时代的产物。炸弹、绑架、枪杀，这些并不是意大利的特产啊！”

“恐怖分子有一套骗人的把戏，”卡尔洛没有理会妻子的不同意见，一个劲地说下去。“他们宣称立下了雄心壮志，以拯救社会为己任，要改造人，使人变得更加美好。其实呢，他们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，把所有的人都吓成卑鄙、拘谨的谦谦君子。”

“这倒是些理想主义者，只是手段不同罢了。”玛特眨着蓝眼睛争辩道。

“你算了吧！理想主义者信任人。恐怖分子恰恰相反。”卡尔洛反驳她。

艾莲娜有些厌烦，意大利的形势也的确叫人泄气。姨父滔滔不绝地讲，她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。什么贪污腐化毒害了国家啦；有多少丑闻被掩盖起来，可是日子长了总要泄露出来的啦；几十亿现金被偷汇往国外啦；政界人士牵连到可疑的案件之中，连总统本人也因此而被迫辞职啦，等等，等等。